



孫宗伯集卷之三

明句吳栢潭孫繼臯以德甫



門人會稽劉毅隸甫甫校

後學陽羨陳一教函三甫校

門人雩川沈浣伯聲甫同校

敘

擬

御製重脩大明會典敘

大明會典者我

皇曾伯祖孝宗皇帝特命儒臣謹遵我
太祖皇帝所定諸司職掌間取

累朝列聖因革損益之故以顯比附粹而成書者
也重脩者何自弘治壬戌逮嘉靖己酉我

皇祖世宗皇帝嘗申命增輯輯成進御未愜至懷
爰自己酉以逮朕躬歲月既多條例彌廣重修
成先志也於是今季萬曆

書乃畢脩籍奏

矣閣臣奉

勅受事凡更數人而後定分曹列局凡數歲而後
論功為冊凡若干為卷凡若干蒐羅纂次良已
獨勤考據折衷各有攸當朕受而披覽喜慰羨

墻

聖烈裊謨重允竝耀此誠萬年之鉅典而一代之
鴻制也亟付所司鋟梓頒布將與中外臣民遵
守無忝朕為題其首嘗聞王者必積德百年而
後禮樂可興蓋制作若斯之難也故周之禮制
寔為大備然不成於永清垂拱之日而成於訪
落訓官之時漢號近古孝文之德幾致刑措車

旗禮文闕焉而不講謙讓而未遑非其未暇夫亦
不當時耳

國家聖聖相承德化醲郁蒸為至治積之百五十
年而我

皇祖乘時入繼凝圖嗣統紹天開人自朝

廟

宮闈以至車旗服色靡不觀其會通歸於秩叙
敷賁前業佑啓後人遠軼成周何論漢制朕冲
齡嗣服幸席

洪庥早夜兢兢深懼過佚數與二三大臣講求故
事次第興脩數年以來庶幾勿墜六卿無隳職
四方無訾俗朝不溷市野不踰國庶績其凝邊
陲晏如斯亦守法之効已書不云乎監於成憲
其永無愆言貴守也又云惟臣欽若惟民從又
言貴與臣若民共守也朕仰惟

二祖

八宗朝章國憲載在秘府竝所恪守罔敢踰越惟
是此書之成所丕昭我

皇祖政令制度為效足以慰答

雍天之神而朕所以重修之指亦惟覲光繩武用
少成

皇祖未遂之志以垂示永永無違之式因序簡端
以明

祖烈且令後世有考焉

浙江鄉試錄敘

萬曆十三年秋八月隄國復當大比士前是士
稍因緣倖進絀於吏議點贖能書議者言士所

繇多途文學吏溺其職而衡量外稟也宜如

肅皇帝朝遣京朝官稱

詔書臨校以明大公稱

盛典章下禮官議曰便

上報可而修撰臣繼臯暨刑科右給事中臣居敬
被

命當往浙江臣竊伏惟浙首藩也文獻甲天下四
方聖之以為此王之崑岡而玄珠之藪也顧至
於今而士有薄經藝而談玄理慕浮誕而棄本

實波流相蕩浸淫江左餘習矣臣自念術業淺陋即竭其愚心引繩操墨以求士而士文不中程習尚不一變進無益於縣官何呂稱

上意指而明浙望於諸藩乎臣為此懼乃以六月朝辭馳至其境維巡按御史臣王世揚實用職事監臨飭具隄備既豫既嚴而提調則左布政使臣袁貞吉右布政使臣余一龍監試則按察使臣馮時雨副使臣史繼志具肅臣等及御史所徵同考試官推官臣王守素知縣臣周孔教

學正臣黃弔勅教諭臣楊啓新林岳偉倪思益杜方偉劉懷民廖自伸訓導臣陸策以入而臣乃得合提學僉事臣蘇濬所選士二千七百有奇三試之臣集諸同事相戒夫試欲以觀其變有

詔不得程虛浮其謹擇純厚爾雅之士毋有所眩卒業如額收九十人將錄文以獻臣又相戒夫錄欲以觀其質有

詔不得隳先資其謹擇本文母有所飾凡臣守科

指尺寸惟是兢兢不敢先自背越教士不信之
端而後乃進而宣言風呂感遇論報之義臣聞
千里而得一士猶比肩累時而得一士猶接踵
蓋其難也王制大夫獻書則拜諸侯貢士而適
則有慶招以弓旌延呂車馬蓋其重也夫古人
嘆才難而今三歲一勸駕偕計之士至累千百
飈集而景附已易矣古之士也重而今猜防繩
結之意不歇以持士而寢移之有司已輕矣則
何也古之為士者身抱帝臣之具胸韜王佐之
畧而今第規尺幅馮空文古之舉士者親可也
不引嫌讐可也不脩怨廓然明白絕無人我而
今不能無遠形迹然猶不獲盡以心信於天下
難易輕重較然而懸殊可思也已

明興二百年來用

高皇帝約束呂羅士而士乘風雲奮起者以時而
就其實姑無以它論如浙士大者翼運扶艱殿
邦泝卅秩於廟祀次亦不失顯名於時斌斌照
暎矣

上紹明

聖緒瑩精太平業五舉士於茲頃受事者一不當而

上沛然改易其絃轍不難借史曹省署之臣與之
更始山陬海徼冠蓋相望所以待羈國士幾與
二京埒臣有目窺

上之心

聖人至公之心也大指在廣蒐真才儲峙實用而
無私畀焉臣荷

上拔擢恩幸甚深而奉

任使甚厚敢不益忘飭伏自聞

命趨事迄於藉

奏凜乎

帝天臨之而神明攝之也故臣有所亟收有所置
弗收公也非臣所敢與也收矣有錄其文有所
置弗錄公也臣所敢與也臣大指乃在布

德意應

明詔勉體

一人寤寐側席之思而無私植焉臣所為畢心藉
手以報

上若斯止矣然此猶士也其進則

上臣也有如吕公奮身而不以公効國是士不信
臣臣以公薦士而不以公成士是臣不信士臣
與士乃兩相負矣臣請遂與士約夫聖王無私
臣而忠臣無私營蹇蹇匪躬盡節官下勿私其
身乃心王室罔攸內顧勿私其家謀猷曰后若
畏人知勿私其名不矜不伐勲成智隱勿私其

功專志壹節唯

社稷是扞元元是急期於盡心任職而止斯貞士
之朴忠而上臣之純懿也不然而營私悖公者
悖挾公濟私奢欺

上淵然秉至公之心何所不鑒觀

朝不蔽公論

國不借公泐豈惟士之辜主者亦何辭之與有
蓋浙山水奧區而賢聖所巡游也禹會萬國王
帛於此而遺烈炳焉到今史遷一上會稽歸而

光纂先業揚文采於後世孕靈鍾秀矧其鄉之人臣誠不自量不第欲得才士思矯其習不第甄其文欲嚮風顧化之速思一其心故為申戒之如此夫惟士易至上故待之常輕而其救至官惰而事隳則易者難矣惟士難求上故待之常重而其効至思皇濟濟不可勝用則難者易矣

上今至重士士安可不為其重者亦將以難責士士安可不勉其難者往慎哉忘私循公軌於大道以風四方毋尚呂臣言為私言而公棄之也則臣幸矣是為序

觀藝錄敘

觀藝錄者直指孟津陳公按吳校四郡士遴所入彀之文而刻焉以式者也刻成復呂觀余而屬為序余惟文洩於性而鑄於心者高者妙經緯成變化以垂訓行遠學士家崇尊之曰經而其下者亦揆藻挾菁極舒寫比屬之工而猥辱之曰藝夫藝也至於佔俾俳偶名科舉之業而愈益下矣然而

國用呂羅士士亦用以致身取寸晷尺幅衍繹聖賢之微言以暢其所自得良以明經而輔之尊非苟為藝也日者士不務講求經術而雜采旁獵相駭為不可知以文其淺陋人心世道識者重憂之上用公卿議裒

先朝所為程墨文頒布學宮號之正式夫式何也則言法也今夫匠氏斲木而為式陶人埏埴而為器毋廢法焉而况於文乎繡衣持斧之使載簡書巡行一方事無鉅纖無所不當問亦無不斬焉一

稟三尺而獨校士往往取具文而已匪法之文惟其詞之為士於何觀文於何式公輔軒所駐旣且布常陳紀察舉吏弊亟羣青衿試之不員額泥也退而親評隲其文左執規右執矩為差上下百焉不失一蓋余惟不文間奉紫茲刻雖言人人殊大都眩屍太百家二氏諸謬悠之譚而一本之六經寧覽毋縟寧直毋譎寧屈其才以就法毋逞而軼於法之外理歸意匠思歸玄冶縱橫闢闢雅中天則吳先正之遺將嗣徽而振之嚮噫盛矣觀止矣

夫上觀士士亦觀上公嘉與學官弟子守功令崇
體要非法不以程士士仰流象指其自程願若有
甚於公所程士者斯豈非右文焉而執法式之効
歟而余則以為法非歌於文也惟政亦吝之語云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始公起家令邊邑邑躡虜空
無人土田化為甌脫今來委印綬太矣公曰非設
官意也招狹流移給牛種以耕棻成而後賦之來
渡者萬家邑始具版籍備更徭役庶以殿為塞下
樂都徵入臺晉漕故事漕使掠艘而前示貴倨公
獨殿測水盈縮為進止止不虞天膠進不虞漂漕倍
以駛功家而後乃來按吳吳孔道也公則先僻邑
據僻而檄旁近邑爰書閱之盡至則師聽不蔽無
餘日矣絕不欲以我故累厨傳久溷凋瘵為凡此
皆公以意為師自古名臣為摹一張一弛動有衡
量故令邑邑完拊憲憲飭乃程士見一斑爾而公
實夙秉明德純赤為其衷純白為其表可律可度
不言而肅又穆然有揭政事之上而型於品文論
士之先者士親末光型下風儻亦能自公為法而

式公乎嗟乎習之渝也久矣彼亢首鯀翰而行弗
滌弗式哆口道義而志弗滌弗式士而欲公式也
其必厚自湔濯合文行華實為一人焉而後天下
耳而目之乃可以觀德乎哉進於藝矣記有之德
成上也藝成下也先王脊上有下故能觀人文呂
成化士亦有上有下故能肖公而不局於藝是為
序

贈少司馬中丞巴蜀趙公被 召遷少司空

敘

少司馬中丞巴蜀趙公以節鉞鎮撫吾江以南三
年而 上召入為少司空前是公用望實當遷者
數矣方臯備右銓是時左銓缺太宰論於廷列公
名上不報尋推公少司馬宜為真俄推本兵又推
摠雲中邊前後亡慮十許推皆樞筦鎖鑰之寄
國家所與共安危呼吸者

上一切不以屬而頃忽呂司空召也司空掌邦土
在漢號三公今制視周官秩卿而六班稍後都人
士心儀公秉政父相與缺然不戢以為曷弗遂登

鈞衡而貳將作為而臯則有以窺

上用公與公之為

上用蓋至於今而始大且光也夫古之大臣固亦
有輟畊釣而都將相脫羈旅而升廟廊者斯千古
之一邁天畀非人力也乃若耆德之老魁特之雋
國家用之則安於覆盂不用則危於累碁此非立
談而投握手而合也所由周踐皇途薦別朝采其
才識智慮淘洗磨鍊如金如鎔如臯如漚一耀於
精白而後當機處中決疑定傾不震不騰為社稷

臣即

人主所以用之亦必歷試博咨窮之以事變之所
絕難察之且人情之所共歸使下之嚮之甚於上
之求之而後延登倚毗共國而治故臣主俱榮享
名無窮公束髮登

朝凡三十五年於茲矣一為御史失當事者意倉
皇領臯事忝然勲名亦繇是鵠起久之晉都御史
開府更重鎮五矣中間驅馳出入再仆再起其於
世路夷而康莊險而太行翻覆變幻無不諳於官

方細而米鹽煩而刑名大而兵戎窳會機宜無不
晰於方輿腹心而圻甸肩臂而關陝手足而閩越
夷情民俗幽遐隱伏無不抉它不具論論其撫吾
吳者吳故根本之區而財賦之藪也顧此數歲間
民間之蓋葺洗而杼軸空矣倭又躡我屬國兵食
之徵發舟船器械之調遣檄旁午至大農督旱逋
三服官督尚方絳幣凌遽逼迫急於星火盱衡扼
腕焦心苦思左支右吾效哀寡益上以紓竭澤而
下呂蘇涸轍而百姓不知也流涕太息手䟽疾苦
為元元請命為群有司釋累而群有司不知也間
延攬豪傑講求戰守陰為扞海備而外示休暇而
境內外不知也意獨

上知之兩宮飭塗

三殿裁基

萬年鼎命丕哉未圖念非岷峨上才莫可棟柱者
乃逼召公為宅揆地耳臬屈則考吳乘故不乏名
中丞公孳孳為民設便利務在安之似周文襄懲
貪獎廉凜凜風裁侶吳嘉魚孤介澹泊不異寒暖

似魯天台而賑貧植弱饑溺由已似王端毅王端毅後贄南樞卒正北銓清風亮節聲施到今公召矣

上崇歷試博咨而用公矣非又肯端毅登釣衡慰都人士望當機處中決疑定傾海內想見太平矣有詰者曰公巴產也公之鄉先哲不有寔忠定乎豈其亦歷試博咨而後用耶臬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忠定吾向所稱耕釣羈旅之朋也而端毅所稱淘洗磨鍊以精白結主知者也公之丕淁為忠定

時也而其必猷為端毅則茲召也卜之矣臬臣聞劣涉世又淺驟進驟蹶故於公之召不復引攀臥借田之義直踴躍起舞慶名德之終達又慶

國家終賴老成人之用未有量也會公之屬四郡守蘇州則朱君某常州則邊君某松江則某鎮江則某竝荷栽培欣逢盛美爰修故事猥索贈言臬亦公宇下人也輒不辭而復之如此云

賀方伯濟寰楊公奏宸蒙 恩敘

上御極二十有五年滇左轄楊公以歲闋來聞一

時搢紳同聲而贊之

天子嘉焉

詔所司給恩數如制於是鈇鉞之寄樞筦之托駸乎下矣其給事時禮闈所舉士司封王君某等若而人謀所旨為公賀者而徵言於余始余守館職與公給事時印舍迫相嚮朝夕相遇從樂也余行服還里而公備兵潁泗數使使渡江勞苦余丘隴間公為人博大精密才無所不綜而心敬長者余既雅習之矣屬者余又用職事檢校公轄滇廣則

其風采勳烈復爛焉矯矯寔於功公之才與品豈不亦蕪茂而交至乎哉前是滇中諸土司襲其世官則藩司操其急以故襲者往往行金柄事者以希快利而柄事者亦往往藉口柔遠陽若為不得已也者而陰實其橐沿陋因敝所從來矣公甫下車會麗江土舍木青來請襲輒亦走使函千金進曰故事也公按之面發赤亟言狀西臺封金府庫佐軍興汰其人不少貸諸夷始乃嚙指咋舌轉相戒今使君清嚴慎毋犯犯且麗汰一時紀綱肅然

不怒而威吏民不寒而栗然公弗矜為奇節也公
曩備兵岢嵐有債帥楊某挂闕臣白簡念非公不
可辭嘗亦函百金進公公拒絕之願獨隱忍不昌
言兩臺曰彼弁落井矣言之是下石夫忍弁賄以
毋甚人罪發土賄以觀遠夷乃知公之為廉潔非
近名非賈譽以無攻已志而已余嘗謂阿衡相湯
其美業至於格皇天乃其操修始於取與一介公
本原之地矚乎精白碎高山出泉泯泯淙淙不滓
纖塵出而為江為河流澤委潤何所弗漸溉於是

公於體用本末備矣故以廉觀公可昌盡公不可
廉者效狗狹於人寡詣公所至人人以為親已廉
者嚴急既以持其躬亦以持下鮮不毛鷲濕束公
簡易持大體綱舉而目隨廉者節苦其色常抑鬱
不平公神和氣雄翫弄超越邁絕一世廉者局曲
脛硜自守而乏通方公揮霍如意批郤導窾游刃
有餘地凡廉者所易有皆公所絕無故曰廉不足
盡公也夫與人親者其量夷也簡易持大體者其
度平也神和氣雄者其節安也游刃有餘者其才

廣也天下方望公若懸崖峭壁而公實未嘗有矜
畦蓋高而能夷嚴而能平約而能安儉而能廣一
弛一張一文一武公之才與品豈不亦兼茂而交
至乎哉昔公家伯勳惟是四知為兢兢其後卒拜
為三公為漢忠臣今海內多故

主上思得恢廓磊落具有才品之士而用之扞隅
殿邦以庶幾乎安壤之効公績用既騰望實咸茂
俄而開府俄而當軸不動聲色而狡夷革心四岳
晏如

社稷終將賴之矣麟麒之業考功氏不勝書而彛
鼎竹帛不勝褒也今日之事又安足為公多且艷
乎司封君等曰固然盍書以歸之使君讐昔日

贈耆撫中丞獲鹿曹公晉少司空兼中丞治

河敘

上在位之三十有二年龜摠河大臣缺銓宰諭於
廷推資地望實可倚毗者凡三臣以聞而吾江以
南耆撫中丞獲鹿曹公與焉久之有詔定用公超
拜公少司空仍中丞節以行蓋特簡也始

孫宗伯集 卷之三
上慎是遣章上不即下臺省爭言河北者崇北決
不塞必奪漕係

國家咽喉命脉不細宜急擇可使者使秉鉞受事
便盈廷請之力

上以其言忠尋降 旨用公往嘻綦重矣吾常罷
諸大夫自守以下率其屬謀所自贈公行者而徵
言於不穀繼臬繼臬竊惟河之患所從來久遠惟
是我 國家弭其患而猶欲藉其利故治之甚亟
而甚難已事勿論自 上臨御以來河臣蓋數易

所糜水衡錢亡論數百萬然往往幸以河馴遠者
五六年近者二三年漕以亡害而歛此數載之間
河靡歲不決 朝廷靡歲不憂河蓋南決即虞

陵北決即虞漕寵命在前嚴程在後肩者惴惴不
啻若懼府故王家口之河成而豐沛決亩城梗前
政倉皇創泐口以一綫輓東南四百萬之粟莖而
克濟今單堤又見告矣單堤決勢且嚙太行薄魚
臺射昭陽壅泐之上流而泐遂等甌脫夫創泐以
避河而河決乃適無泐非獨無泐也將泐之下流

亦日以涸而究且不得河一勺之用京師百官六
軍之命其安所恃賴則治之亟且難未有過今日
者也語有之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
人必有非常之功公開府吾江以南四年於茲矣
徼

陛下威靈海上幸無事無所窺公掃氛蕩窟截鯨
斬鯢之畧而其家苦心者大農併宿逋三服官督
尚方綺幣公左支右吾歿哀寡益以佐邊計應上
供聽聽為羣有司釋譴而群有司不知也未也采
權之使出而山澤以驛騷公百方調停官為徵輸
便矣俄而料洲田俄而搜田廬券閭井籍籍責課
者且至公引 璽書固爭連拄使者口車枳不得
東民間不知也未也其市民甘心營稅者聚而燒
街巷殺人公聞下檄使辭散而法其首禍者凡以
已亂定變明三尺不可犯杜陵遲漸耳而吳人士
不知也大都公之精神用之訖元元厚根本而不
為矜詡取名其聰明用之綜吏治敷奸弊而不為
紛更多事今夫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私智

不用焉是故稱之曰神公不難為無事而難河哉
 思昔聖人之繫易也其占為利涉大川者凡七曰
 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云需言遇同人言度蠱
 言時益言學渙言文中孚言信卦之德何若斯之
 備也河上應天漢下宗四瀆濫觴崑崙建瓴中原
 宇宙內名川之險而不易涉者殆莫大乎是而今
 亦其蠱之會而需人以濟之日已公用文學起家
 致大位益與渙其身有吝而兼容并包靡所不延
 攬為同人博圖經蒐故實靡所不諳暢為大畜赤
 心白意不忍欺一人人亦不敢欺公為中孚夫以
 一卦當一占宜足以涉一德而况公會眾卦之德
 以弭濟于艱難必且出其素所講求蓄積者以効
 忠悃塞知遇用紓上徇徇宵旰如漢武歌教子
 湛美玉至意河雖湍悍善决意耀靈翔賦順軌遵
 故如被禹就平成允賴之績無疑也公之開府吾
 江以南自吾吳兵使者擗公又嘗為兵使者
 徐方故習河楚雍蒞之役不然乎師以吳難告而
 士有傍咲者曰久矣吾目不親波濤手不親舟楫

而今仍操之哉鼓柁趨之率以吳勝茲行也則亦
公趨而鼓柁之秋矣夫治河以治漕大計也擇而
後使迫而後授大任也以裕軍國以奠蒼赤大功
也卑辱宇下久度吾吳不得更私公故於諸大夫
之請不復引攀卧借由之義且對而直祝公涉險
弭患以幸社稷 玄圭之錫焉

賀耆撫中丞臨川周公六載奏績敘

國家設巡撫中丞使仗節鉞開太府自藩臬大吏
以逮郡縣之長二咸稟成而受畫焉所臨制亡慮
千餘里生殺予奪一切滯專行蓋其重哉苟以養
尊而處優旦暮盛威容軍吏俸管內無事托之乎
安靜吾懼其食之蠹而無以禦突至猝來之患也
其矜訥奮迅鋪張揮霍且見奇而乏痾瘵懇惻之
實與純白修正之素則亦無且宣

主德而救民艱何則其心不必真故其精神不聚
其施用不光而衆不孚也吾臨川周公之撫吾吳
也民倍之情偽戶口之殷耗戎伍之虛實帑庾之
盈縮無弗燭也無弗覈也興除因革之故維風起

敝之術無弗講也甫下車則曰茲土也外江而內湖是善藪盜吾不病夫中盜者而惡夫匿盜者但匿且按劾賊惴惴搜捕率滿品而崔苻息謦矣則又曰是並大海風波飄忽島夷不可測此中奸民得無有糾亾命抵禁逐鹽利而釀非意者乎吾必覆之擒其魁籍其舟船解散其徒黨而海濱不虞生釁矣則又曰夫養狼莠者害嘉穀故文武不備良民懼假令一中人之家上豪卵翼惡少狙逞復何生趣之有物色其有主名若嫺穰氏者以及閭

閭鷄狗雄都次第就逮肆諸街市而氓庶帖席卧

矣於是上䟽言征權吳民奉漕粟當天下半以供六宮百官之需三服官歲齋尚方綺幣以充

奏御是外廩且外府也椎骨及髓胡以厚根本安重地 上霈然減稅額半是它中丞所敝唇集舌以請而不得而公得以一言徼此 浩蕩恩也於

是下令程征輸聞之民附國國亦附民必取盈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今催科及賦額而九脊緩其一呂示無竭澤至稱引蒼鷹乳虎為炯戒父老

扶杖讀之且泣且額手是又他中丞所星火而趣
銖兩而括者而公獨以一分寬此凋瘵也而又履
畝而丈以清詭逋徒步而禱以蘇旱農撤尼僧之
廬以遏邪淫暢儒先之緒以尊正學不避事亦不
喜事夙猷正術廩廩濯濯未易更僕則皆公赤衷
白意所溢而流也竊嘗觀公揮羽委裘不下堂皇
而其心思所摩畫直環行百城周扼四履手披口
決不離案牘而其聰明所聽覽直躬抉陰細普晰
幽遐舉凡民間隱痛積苦誠若其身嘗之而惟恐

一日而不即登諸春臺莫諸衽席者斯其心何心
哉商之保衡不熒乎一夫不被澤而納溝以為辜
夫惟以為辜而其心乃真其澤乃究其世乃真為
唐虞公其有保衡之思哉嗟乎吾窺公而慨今之
不為公者何其侈也吾見有剝軍實責贖鍰以飽
其橐者矣而公矢不糜縣官一錢雖衙舍所食粟
亦載自鄉邑是之為真潔廉然世或以為迂吾又
見胥工請托廣結納以張其名聲者矣而公矢不
奉京貴人書雖過客亦鮮所勞苦是之為真節省

然世或曰為簡顧世或不能盡知公而終不敢妄
吹公或能鑷公異日而即不敢鑷公撫吳事蓋臣
於吳民守

關上書願長有公如前政文襄而

上溫然亟褒公得民之深也公之真心不第孚萬
口且孚

九重矣公今用四品滿六載考矣內臺虛左執泐
二公故臺臣也習臺綱有如

上嘉公勞召僉其院事

詔問何以省議論一法守飭風紀公何以置對夫
自頃士大夫不無甘陵朔洛之釁而仕道蓋效端
也公居外行一意孳孳務和其民豈其處中而疑
之正色厲風采中立矯矯以渙群而成丘共翹格
主格天光明雋偉之業是萃萬心為一心非夫有
堯舜其君媿耻若捷之真心者不克辦此也公之
功又不專撫吳矣於是吾鄉羈諸大夫若五邑令
夙奉要束欣際盛筵謀所以効幕下賀者而某從
鄉縉紳後剽所耳聒者書之以復遂曰為贈云

賀普撫僉都御史臨川周公晉副都御史治

河敘

上御曆之三十有六年龜沓河大臣缺銓宰諭於
廷推擇資地聖寬可肩重負鉅者凡二臣名以上
而吾沅以南普撫中丞臨川周公與焉俄得
旨定用公遂進僉為其院副降

璽書更節鉞以往蓋特簡也前是夏暑雨兩連
旬不休水暴至可丈餘自舊都連剝郡彌望一壑
既殺麥又不可目稻小民無所恃命哭聲滿野公
倉皇上封事臣管內財賦半天下

國家倚若外府猝不幸懼異災不徵

陛下浩蕩之恩破常格以時賑貸即無以固根本
銷釁孽

上聞為感動亟

詔大農熟議便宜以報而公拜行河
命矣吳岷則奮袂狂走扶服三四千里叫

北闕下勿奪我所天由撫我子遺章下所司都人
士顛顛延頸庶幾復見河南借寇故事而某則以

為是未易遂也大臣與小臣異皆河大臣與它皆
臣異夫職業有崇卑而事任有難易東西南北惟
上所使此臣矩也誠其人與地相習位與望相副
亡論郡縣雖藩臬大吏臺察可以抗牘而留主爵
可以增秩而敘矣開府臣不然師錫公諸盈廷
簡在眷諸密勿煌煌大號而容反汗為故曰大臣
與小臣異

國家因河之利久矣而中河之害數矣

上甚憂河河又最善徙北徙則虞漕南徙則虞園
陵是才臣之所望而郤也安危繫呼吸成毀繫一
簣巡行按視往往在沮洳之場莽蕩之區冒波濤
犯霜露與畚鍤分功僅而弭患是勞臣之所閱而
嗟也假令逡巡不時上見為避事為擇便

簡書在前有議其後者矣故曰替河大臣與它替
臣異然而公無難河也裊禹之烈也而行所無事
以為大智公用名御史積官撫吾吳不直為商船
請命減稅額半檄有司權征輸緩賦一以示毋察
淵毋竭澤為順流更始而已即非時有所逮捕霆

擊斧斷威聲流聞然非郡國嫺穰之豪則亦閭閻
雞狗之雄衆所指目事有左驗要以鋤莠拔薤與
百姓同其欲惡雖有事猶之乎無事也不聞公轅
門令乎甫告災一夫驚而奪糈肆諸市立死矣自
此四垂晏如絕不有奪糈者始所謂以有事為無
事之効也而公方且察邇謀遠度時審勢苦心疲
袂條荒政二十有三矢與監司守令設誠効實起
溝壑登衽席中間勸導施引喻悽惻讀之有泣下
者蓋芻括府庫餘錢易穀數十萬石府賤平貴以
安詩哺斯又不以無事忘有事即胼胝勤民曷以
加茲語有之民猶水也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公
業能以治水者治吳俾粢粢災黎忍死枵腹以待
縣官涓滴之潤詎難以治吳者治水俾河伯效靈
黃流順軌瓠子輟歌宣房築宮為漕為園陵世世
利哉公大臣也由全吳督進而督全河大任也以
翬腹心以利咽喉大計也吳安得久私公異日者
平成底績玄圭告成更進而宅百揆相天下與神
禹爭烈榮施乎

社稷澤漑乎氓庶吳蒙福侈矣雖謂公終無去吳其可矣某持此說也以慰都人士而會吾鄉郡諸大夫以逮諸縣令咸有意長奉要約稟明訓而不可得也謁所召為公賀者而復之如此云

又賀

吾江以南督撫中丞臨川周公拜

新命晉為其院副主治河吾郡大夫謀所召為公贈者於是吳民方守

關上書願無太公如前政文襄一撫吳二十二年

也某竊以為公大臣饒大畧治河大任

成命不可回公宜勿留郡大夫唯唯亡何而司農兩使君亦謀所為贈者而徵言焉兩使君咸以職司有事於此其於公譬同舟而涉海猷念一矣某則安所更端召對無已兩使君詞焉而某擇焉可乎乃允使君釋戶版起曰楚之役責賦也而不虞吳之沼也吳賦半天下實

國家外儲而督發不中程若簡書何夫巧婦不能為無米炊矧於國計自公以災

聞請得停見徵寬積逋而楚乃籍手謝嚴譴矣靡
及之懷紓矣歌皇華之首章權使君釋商美起曰
萱之役訊關也而亦不虞吳之沼也旅有出於途
而農不獲畊於野嗟其魚矣敢謂非職而秦越為
夫閭閻猶以錢通知於民艱自公以災

聞請止關稅備賑貸而萱乃藉慰萬目矣哀鳴之
慘寧矣歌鴻雁之末章詞既某乃揖而進曰善兩
使君之稱詩以道志也而惟是君民之間為兢兢
何其忠計也願未及治河事請畧言易易之盜利

有攸徃利涉大川夫益之言益下也而涉大川言
濟險也今夫川濁無所不塗清無所不灑不知凡
幾支派而至大者莫如河河上應天漢折萬里入
中國悍而善嚙奔而善役若有神焉至險者亦莫
如河熒而益則象利涉何也水至柔而難可以力
排也民亦柔而難可以威劫也故曰伏至險於至
順則民與水一也初公來撫吳也民間席屢豐之
後野有蓋歲家有杼軸熙熙攘攘俗恬以嬉非有
陰陽愆伏之形變異之兆也而公以凜凜抱不然

之憂曰此民也是

祖宗二百四十年三宮六軍所恃以食與衣之民也臣幸得擁節鉞開府茲土假令不深維根本之重厚瘠下以肥上何以稱

陛下子惠元元至意亟上疏議權政幸特裁捨額以毋竭澤而上霈然嘉納裁額之半為金錢四萬是六四之中行告公從者也公又自為令下有司自今催科及賦額者九可且勿取盈緩其一予貧民以庶幾古者用一緩二之義父老扶杖讀條

教聚而歡呼有泣下者是九五之有孚惠心而有孚惠德者也公之善為損上以益下如此而會滯兩為災自舊都連列郡彌望一壑麥禾爛死公登城而嘆天乎吾虞有今日久矣既涕泣為災黎請命如前所稱停見徵止關稅者而又多所陳乞以幾

聖慈哀憐小民普浩蕩恩蘇此予遺也它安集勸導廨官粟法市糶所以為杆百方而後強者屏息弱者帖席寧飢死不敢為亂則公業已柔民心之



原件破损

險而還之至順矣而又何難河險乎哉禹之治水也九川既決始乃貿遷有無化居以通利源九州既同始乃則壤成賦以裕邦計蓋洪荒闢而經制定君民上下之間所損

知矣今日中邦之賦

瑣科條其自以方古共作當什百千萬而所謂貿遷化居者其利已半歸之公上矣此兩使君當職所明知也公文武操縱為遠猷鴻烈非一乃其所肩荷在賦稅而所調停減緩亦先賦稅上曰君之心為心而下以民之心為心精神作用真有民溺

已滿之恩焉茲行也用其治民者治河收涉川之効續平成之緒曰玄圭告成功六三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公幾是乎夫禹之昌言也固推勞益稷是風雷交助之象也兩使君相與協心憂職勤其民以助襄益道之美於益稷光矣而公之明德遠矣歌信南山之首章兩使君更揖而進曰子之引益稷誤願公之必能為禹而為原隰疆理以垂永利也斯父母之德而無窮之聞也再歌南山有臺之三章而其因次第其語以干掌謁

贈吳中丞奏蒙 恩敘

環洲吳公者山陰人也第進士起家所治輒有聲其為中丞宣府用邊才云初虜則數犯邊邊人良獨苦

朝廷歲不惜鉅萬萬金錢之費而烽火不得息廟堂以為憂蓋 莊皇帝朝而虜之大酋不勝其裔孽之愛而固請貢願終為內臣焉當是時廷議謹擇可者開府緣邊諸郡以與民休息而收咸寧之効而吳公得宣府然宣府竟賴以安至今則吳公者豈非真大臣哉夫邊之難安不熨夷情而邊不得安輕動效易而邊不得安虐用其下而厚自封而邊不得安故廉仁慎重者安邊之要術而固國之上計也吳公之為宣府也始至則下令曰無戢釁無賈怨無先示不信無我自曲將休於垣士守其伍以無負

上所以包納綏懷之意又下令曰夫聖皇治世而夷狄賓從者大寧也先示恩信不逆其來者鴻畧也休養生育廣昇平之樂者閭澤也

孫宗伯集 卷之三
乘時修備曰安為危者哲慮也爾將士其務如臨
敵對壘終日欽欽無所怠於是崇墻峻壁之間烟
塵之色不藹而刁斗之聲不絕戈矛之鋒不接而
弓馬之習勿懈蓋有四美焉鞏都邑之勝一也又
制禦之策二也堅歸順之義三也厲忠勤之路四
也夫宣府者古上谷地也其在今日則

京師肘腋矣往者已巳之變六龍震惕豈兵不利
士不衆哉豈威德不遠格哉屈庸失守而藩籬壞
也故肘腋之地安即腹心安矣雖萬年可矣夫苟

旦夕之逸者忽又遠之圖者也彼其居常則相視
而嘻倉卒則束手而遯所謂危計耳吳公為政寬
然有老成之慮焉即虜萬一渝盟其誰能乘之雖
久安可也兵志曰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故御得其
道則胡越同軌御失其道則周親易志非虛言也
虜今款關為市稽顙而稱臣即重譯之世不加於
此矣我無其隙而彼何辭之先乎故以結歸順則
約可堅也且今天下所不足者非財也忠義之膽
與盡瘁之節也信以忠樹功何功不克以勞集事

何事不定故以廣忠勤則義可風也夫鞏都邑之
勝則宗社謐久制禦之策則華夏尊堅歸順之義
則

皇仁洽厲忠勤之跬則臣鵠建如吳公所稱為大
臣非耶於是公再考績矣

上以為能下詔晉公秩少司馬兼兪都御史巡撫
如故而朝之士某某乞余言為辭余曰不佞有執
經之役竊數數覩 上宛然西顧焉今而拔擢公
是知公勞苦於遠深也夫

上至神聖日明習國家事意且思得借筭聚米之
雄一指虜形於睫中則旦暮召公矣

贈鄒龍望兵憲擢廣西右方伯敘

吾師龍望先生姚江鄒公以湖廣觀察使治兵蘇
松可四年而擢廣西右方伯以行吾常郡諸大夫
暨五縣令聚而謀所以為公贈者而謂言於不穀
繼舉繼舉公門下士也謹對曰微諸使君之辱不
穀固將有言焉幸甚藉手茲役其敢謝弗敏聞之
藻人之言曰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

聰明夫聰明世所尚以極玄體變撫世酬物宰臣
用之呂亮朝采著國是屏藩大吏用之以燭孽芽
輦籓維凡鴻伐美荼慮無不權輿是者而曰先平
淡平淡顧出聰明上耶竊嘗譬之高山鬼鬼洪流
湯湯見以為瑰瓌之觀蕃庶之府而不知廣原大
陸逶迤彘衍所磅礴遠矣辛甘醴醎之調醞釀醲
郁以為至味而不知太羨玄酒之以無味為味也
故聰明世所須以用而非所以用也有所以用之
者也聖賢極明德於天下而要之乎平入德而本
之乎淡平淡以用其聰明斯聰明之所以運而不
窮韜而益光也公之治蘇松兵可四年而兼治吾
常鎮者踰一年當此之時微

陛下威靈釜倭荼宵遁海上無事公所代前使者
即拜中丞茲土規画具在靡所庸更張公弟以時
簡什伍汰老弱料餉給繩貪腹而一軍如長城矣
聲色無所厲嘖咲無所借端表貞軌以臨於上而
郡有司相戒蕪潔矣它如請讞之批荅臺察之逢
迎往不勝擾公獨暇往不勝煩公獨簡四封之內

清淨寧一幾無以窺公聲跡者而獨蘇兩歲兩見告有以見公張弛之大云先是奸人挾權使議權蘇市中機絲閭門罷市組工窘呼集數十百人手格殺營權者縱火燒薦紳家聲勢慘惡鮮所憚公聞自州鎮疾馳至檄守長此輩虞奪糈為亡晚耳守親好慰遣之宜散事既定公則收其魁衆數之曰汝慕為義俠乎獨奈何扞吾法廷榜之半百論如律而始吳民知

朝廷有三尺在也今夫千仞之山而跛羊牧其上陵遲故也公詎不能為甘言苦詞以悅其衆而据法守正廩廩不可奪凡為公所為極難耳此一變也微公法幾隳蘇守考士而朴其譁而越者斯何與諸人事而其倚關而起亦呼集數十百人擊門入攘臂大噪士俚僮棄巷走守負墻以免公亦收按其魁十許人屯置不問或私公某某實包禍心焉寧第此公曰是誅意也吾第誅事此十許人者亦足以塞嚴旨蔽明法矣此又一變也微公獄幾濫嗟乎吏道之多端也而人情之多途也閃爍

變幻往往用其聰明於窺矚避就之間呂嘗上指
而要衆譽間或以快忿疾而市威權士風民俗蓋
敝壞不可救彼其中情嶮巖而醜於名與利也公
防斧戈之尋且為嚴而不自為礚礚謹玉石之辯以
為寬而不為縵舍一張一弛我無心焉其聰明者
大過人者卒之民安肆士安學熙熙雍雍還於舊
觀而公之色猶愀然而若有憂公直為國家計根
本為一方計長久而不自計其名與利後日當何
如也所稱以平淡為聰明者非乎蓋公故吾無錫

令也請言公令錫事其時中丞用直臣起暴貴以
愛民為聲會歲稔聽民貸富家粟不時貸奪矣易
近縣洶洶且見告公獨苦心拊循其境內民不奪
粟亦不饑而中丞不知也久之繇望即出守一監
司悍然起大役將引海潮入城法貴臣子示不撓
公閉閣三日上臺使者極言非便竟以役罷所完
美田廬無算而衆人不知也夫上而監司又上而
中丞守若令所望風而伏竭蹶而趨者而公孳孳
務淨民和嶽嶽行一意不左右顧原夫情性所稟

受材質所變化坤夷淵穠自釋褐迨今茲如一日
豈其必建節於此而後有以窺見公也哉公擢方
伯公舊物也於江以西實為其左僚有欲攘公位
者擠公公飄然賦閒居不色愠除書遲兩歲下僅
而克復不色喜吳太家一衣帶水不近為忻頽右
薄要荒不遠為戚於是公之養定矣繼臯公門下
最媮情弟子也弱冠蒙采拔旋以通籍中歲免歸
家棠陰再敷苑李藉榮幸獲以其間攝齋望履而
公行以遷太門墻舊恩河海新潤念之有黯黯寃
銷者雖然今中丞固前使者進也旦夕且驛召公
之建節有成閔矣安知不遂代之秉鉞開府以終
福吾江以南使都人士傳盛事無窮也歟繼臯不
敏妄自謂能知公者既以所聞平淡聰明者之說
晚日貌公而又卜公之重来以慰諸使君依依慕
戀之意且以自慰焉

賀兵憲大觀察同安蔡公 馳思再世敘

屬者 慈極登耆

皇心燕喜爰率群臣恭上

萬萬季之觴申薦

徽稱益隆尊養遂覃恩內廷以逮外僚之秩四品
以上而嘗列剡薦者而吾常鎮治兵者今觀察使
同安蔡公是時方以叅知蒞茲土浔加贈厥祖故
別駕贈郡守公如已官厥考故泚江觀察使公進
本階祖妣淑人毋辭毋也封太泚人咸予誥蓋異
數也煌煌

命詞霈從九天施及再世公北面稽首言臣越在
五介去國絕遠誠不自意遭逢

普慶蒙被非望臣敢不竭駑鈍布宣

陛下威德保固根本則又南鄉稽首函所予誥使
使馳而獻之家廟以光貽燕抑又匣禴翟敬進太
泚人願亟御板輿就邸中祿

上錫顙啟孝也於是郡國慕艷士庶翔舞侈傳為
盛事而其則仰嘆 國家所以體恤勞臣優隆次
吏其已周矣思昔周之王也臨朝燕遣則歌皇華
四牡之詩凡人臣低回瞻顧心之所迫欲言而勢
之所厄弗克遂者人主不惜咨嗟而重言之以相

感慰而未聞以其親之不得將有所推榮也

國朝考功法內外臣滿三年考稱厥職槩得推榮所生願特嚴外臣外臣非撫察薦不得名稱職非才且賢也不得薦雖賢且才撫察不時不得薦不消歲而遷不得考蓋其難如此公自內擢外遷超拜三品冠惠文都金紫建節畿甸貴倨矣上事可朞月諸臺薦章熒然交公車俄而遇

國慶徵再世恩如制夫非人臣子歟它藩臬難之且百端而公邁會乘際以臻茂寵若斯之易也可

不謂竒哉然公用名進士起家曹卽所更踐皆清署華貫凜凜以風節自負間有所論奏秉禮据正忤貴勢弗顧回翔兩都間又則公之年甫強而仕也而其資序業積有十五六年深矣迨其奉

璽書而來清夷簡重以其羔羊素絲委蛇之度標表於上而郡邑吏望風象指爭自灑濯以應於下無所藉繩約也所轄外江而內湖風波飄忽寇盜多有公下令賊曹毋鈇疑毋網漏收其魁宿解散其徒黨而桴鼓不驚崔苻晏如無所辱搜捕也興

除因其地張弛因其俗寬猛因其人羸詘因其時
四履之內四民之衆仰流漸化清和咸理而公乃
以拊循彈壓之暇緣學使者指從簷晷間拔一孤
生少年百千人中一出而聯舉上第為王國禎寓
縣章縫士額手想望何當呈尺幅使君門墻希國
士遇慮亡不韓歐嚮公者尋公素望叅茲鴻烈慶
之覃由之乎程勛而酬勞詎與容容默默循位糜
廩坐而叨恩者同乎某生也晚不及聞贈公俸郡
事猥嘗以典試入浙一再御觀察公魁然鉅公長
者生平宦轍強半在浙舊恩遺愛度其邇至今謳
思之不衰云夫非獨予有箕而治有裘也趙氏象
二日而胡家欽二清於古志之今胡不然公紹聞
席美踵大科襲顯仕而又世載明德鵲起華問以
休有勲典閎闕勲名之盛至煩人主璣敷綸綽流
耀海隅公家父子祖孫以方穎川人所評公慙卿
卿慙長者可以終有譽於天下矣公即拜大觀察
亦又朞月矣洪水壞民田廬全吳幾為沼而吾二
郡元元之命忍死待 恩澤不盡填溝壑公安

集之功多焉。上睠南顧懋嘉民庸行晉而斧鉞寄樞軸以次極人臣之品不難徹三世恩重褒累錫政方始耳。聖母之壽齊天太泚人之壽齊岡陵松柏天薦蔡氏國慶家榮雖同休永世可也。語不云乎得全全昌敢操券而俟之公之屬吾二郡諸大夫暨所領縣皆公身為標表而才賢之者也。及於榮觀謀展采以賀而某因畧具本末聲實家世之概。且明非佞乃其言質言也不文不遠不知於公有當乎否。

賀兵憲大觀察蜀溫江梁公

馳恩再世敘

歲辛丑

皇太子册立禮成其明年春肇舉

嘉禮

上遂率群臣加上

皇太后徽號有

詔覃恩內廷以逮在外藩臬

諸大吏之嘗剡薦者而吾常鎮備兵使者大觀察蜀溫江梁公得贈封其祖若父如已官贈封其祖妣若母皆泚人煌煌

命書霽從九天施及再世公北嚮稽首言臣守在
江介忝國絕遠誠不自意遭逢 普慶蒙被非望
臣敢不竭駑鈍布宣

陛下威德以幸畿甸固根本則又西嚮稽首言兒
違親而仕忝家愈益遠義不得左右顧乃今獲非
時微 茂恩兒所以得稱人子若孫者非兒之能
惟貽燕之光公既祗厥 命一時士庶式歌街巷
嗟異夫非人臣子歟何使君席靈臻寵若斯之鬯
也而余某不佞則曰為此非特人事也良亦有天

道焉易不云乎人助信天助順我思古人世而我
違既終迷於環轍我而與世逢又中枳於迴車仕
而不得意既增感於積薪仕而得意又興悲於負
米彼其君親之間若造我者陰有以限之非苟然
而已無獨於古余間者嘗佐銓竊見越與黔兩省
之以歲閱聞者其人皆才大夫前是臺使不時代
薦者缺焉無所希恩則姑為下所司更核而上而
後乃得請給爰著為憲令蓋其難如此公之用三
品秩治兵吾土朞有半耳升儲至鉅典盈庭爭之

且十許年而

上一夕奮乾斷許定大計國慶已覃公屹然為扶
馮於分得首沾於秩得推慶再世而二老人又方
踰耆矯健無恙得身被金紫霞翟之榮也得全全
昌豈人力也哉雖然公邁會處際以及異數天也
乃其積勲累伐以衛社稷則公所自為非天也蓋
公往以即皆餉邊會東事急俄擢藩叅監遼陽兵
援屬國嵐山霧海往來相衝倭以宵遯公於疆場
業炳焉有成勞矣迨超拜以來不鉤剔而明不繩
削而威風敵所震能使群吏象指奸人屏息即權
使四馳在所驛騷而吾管内謐如窟簷下鄙恃有
寧宇公彈壓之功多焉尋公遷勸叅茲民庸慶之
覃其由程閤而酬勞詎與循位默默靡所見竒坐
而叨恩者同顯而竝侈乎余又聞封翁為人長者
自公通藉謝學宮餼即官封然泊然弗有也晨起
跨一驢治田十里外晚而策歸以為常蓋老而彌
勤太君衣麤食糲貴而彌儉齊德一操居然鹿門
高隱哉夫天甚福善甚益謙明乎二老人之天而

後益著於公之天以余窺公文武具足聲實騰茂
非久定畀節鉞開大府雖晉而壺人臣之品度所
能自致者錦江之濱玉壘之陽重褒累錫繫唯二
老人卽三世恩直操券俟之矣公之屬吾常鎮若
蘇松四郡守夙稟矩矱欣覩盛美徵余言賀也於
是乎言

贈郡伯封丘南亭邊公晉山東觀察副使兵

備霸州敘

吾常郡守邊公以西安守行服家居甫公除也而
上卽家起公守吾常蓋異數云前是公嘗為吾常
貳其治尚威嚴大事霆擊小事斧斷吏民惴惴若
負霜雪然公之為嚴嚴於舞文吏民之豪而扞文
網者耳它善良實恃公奠衽席公又潔廉其於私
錢若騶虞之肉竊脂之穀匪獨不食自其天性所
不欲也蓋公公而民謳思之不忘後十餘年為乙
未而公被

命來為守民乃大驩噪吾裨君來矣扶老携幼頂
香盆望塵遮迎効郭細侯騎竹故事遠邇傳為盛

而公所以為守即不復用威嚴理也曰常吾并州
吾必有呂荅父老子弟相慕顧之意一切務簡靜
夷易嘉與元元休息訟非大不逞若殺傷人者勿
收按而訟師奸胥逆折屏息四境之外矣吏事持
大體不毛舉其細然程賦不乏供行水不廢蓄洩
稽察盜賊不聞桴鼓而闔郡晏如矣家累不以隨
自奉菲薄過於寒士所省供帳酒食之費以百千
計凌晨坐堂皇日仄而休衙庭中闐清郡門如水
所省膏火費亦百計而郡大治矣戊戌大計
羣吏天下郡守治行尤異者三而公第一於是太
宰一擬公督學再擬公邊鎮皆觀察副使
上皆留不下而下者為最後擬兵備霸州郡之父
老子第咨嗟涕洟狂走失次謀借寇不可得而公
之諸僚大夫服公矩矱久亦相與悒快若不能一
日太公者余謂吾嘗獲私公再矣夫安得恒辱公
且亦聞霸之重於吾常而

上之用公於霸為重於它邊鎮也今夫霸斗大一
州耳乃京東保障之寄實作鎮於此其管內所謂

公天尺五者也近臣近親目攝肘掣故調劑難其俗好彎弓躍馬探赤白丸為彈棗正德中有司一弗戢而劉齊之禍躡中原幾墟矣故彈壓難滂旱時有加以利臣四出椎骨及髓竭澤而漁明年將無魚故撫循難其重若彼其難若此此非急功名盛聲容與夫偏至一節之士可得而辦也凡吏嚴者疑多庶庶即苦峭厲刻深甚者禍賊寬者疑多仁顧其人慈惠愛人即往往苦不廉世至呂庶刻貪仁相隨屬若藥之苦溫良毒炭斯無異故彼第就其性所近為嚴寬而非夙有標本操縱之辨也第慕廉仁為聲而非真有悃悞粹白之實也公束髮登

朝二十六年於茲矣其嚴為鋤莠拔薤而不為礫礫其寬為縱轡解網而不為陵遲其庶為朱絲玉壺而不為溪刻其仁為威鳳祥麟而不為驩虞以信為政不曰我為政以我殉官不以官殉名醇乎偉矣

上以霸畀公惟呂畿甸首善之地文經武緯兼施

異用以固根本而銷萌孽咸於公乎賴任使方宅
鎮甚厚公又建節稟三尺專諸一道諸所興罷得
自致不但昔之領一郡兢兢馭繩墨而已救寧者
定之然且朝錯采而夕聞於

黼衣所以為國

家鞏甌扶鼎豈輕也哉吾常固無敢呂一郡恒辱
公有如

上念故都豐鎬它日以中丞鉞還公

江南吾常之棠陰吾見其三榮也於是郡父老子
弟惘然以公而諸僚大夫亦皆灑然曰詩不云乎
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吾儕正無必重公公其務相
勉為廉仁奠此一方以無失矩矱即千里而比肩
矣余不敏遂授簡書之為公贈

贈郡大夫河南錢公應覲敘

竊嘗考於虞廷咨牧之辭首曰食哉惟時而終之
曰蠻夷率服蓋牧職之重如此厥后孔門弟子若
由與求袞然表政事之科而它日言志由第曰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求第曰可使足民彼其居平所
有荷心儀以為能事塵塵止此矣假令任牧典州
足食攘夷安所分而處焉則又何兼才之難也今

之郡守猶古州牧之遺也而其屈所領自刑罰教化
以逮於錢穀兵戎靡所不揔統提衡下邑邑事無
鉅纖靡所不受成蓋古之為牧者十有二今天下
大郡百數若棊置然由求殫智竭能而不能兼
而今合為一官當之一人又何易辨也噫茲其故
可思矣方內無事災沴不生釁孽不瑕野有蓋藏
獫無傳警烟火萬里文恬而武熙當此之時守駕
五馬露冕行春而治耳故不兼才而易今則不然
人主西顧憂兵食公卿大臣焦心蒿目庶幾東南
根本之地為國家外儲可以晏然無旦暮波瀾之
慮而不虞其亦多故也自頃者兩丁水旱疫癘之
餘氓相與糞其餘業幸歲羨升斗惟是以抵見租
不給而併索其舊逋困矣海國見告不為備慮猝
有變備又無餘錢窘矣此亦所謂師旅饑饉因仍
之秋而非若數十里之邦可以次第而為也故兼
才為難雖然世所名為才者政不由求若耳果由
求也即難者易矣吾常郡大夫河南錢公今之才
臣而上所咨以為牧者也用望卽剖虎符以來

含香握蘭名在省闈未嘗仕州邑試製錦烹鮮之
理也起曹爽署廻翔揖降未嘗治兵賦稽什伍綜
出納也白門朱雀之間可隱可僊未嘗親呌囂敵
朴之途也曹事可以白央尚書之期可以不顧未
嘗習簿書期會筐篋刀筆之執掌也而公自下車
於郡事一切治辦絲若芥而理馬若啣而駕經綸
操縱無不如意然不繁劇若它置勿論即主計者
數下記替逋賦詞甚峻公不為動也方且詢瘼咨
蠹為條便宜謀萬年之安而民用以無虞於貧滿

池之謦聞而公不為譁方且內脩備外示暇且身
為金湯而民用以無虞於亂去貧與亂雖治天下
易矣何難一郡乎則公非兼才而何也語故有之
任大事者必誠與才合公幾微粹密之地惠慈潔
清一稟於薦醇騶虞鸞鳳不足為其仁朱絲玉壺
不足為其廉夫既仁且廉進乎誠矣以誠而用其
才外內已合矣故公所謂真才者也公今且奉計
且其屬如

京師朝明年今夫四朝亦虞典也如經所云豈其

區區修禮如器協時輯瑞之文而已哉固將奏言
而試功焉重華在御垂心邳隆之幕有如覽常郡
守治狀足食攘夷不悖古咨牧至意

下詔召問天下一郡之積也今海內虛耗太倉無
見儲何以佐縣官西以邊多事何以卻虜守具目
對公無若由求言志者輒謝曰臣才第辦一郡也
必有借前箸而籌矣屬自武進而下凡五縣今某
某皆一時之才所與共為理者也將從公朝徵臬
言納行李於是乎言

程